

(3) 假的遇见冒牌货

话说孙大圣，因为估计唐僧可能会出现的话，与因此导致的面子上挂不住，就变了一个游方道士，敲敲打打、咕咕囔囔的，迎着两个出城的小道士去打探消息去了。孙道士说要打听这里的好心人家、好登门去讨斋去。没想到，这两个小道士，热情非常，一副慷慨好客模样，并且说话，满满的带着醉醺醺酒气。听闻孙道士说完，本地道士呆滞了一秒，然后脸上绽放出一朵笑容，眼睛一斜，盯住了孙道士：“你这先生，怎么说这等败兴的话？”

孙道士一下子给问得怔住了，对这话左猜右猜，猜不出名堂。只好认输：“何为败兴？”本土道士似乎仍在醉意和得意中沉浸，或者是深度的酒精中毒、反应迟钝，嘴巴不能跟

着脑筋走。于是嘴巴就继续卖他的关子：“你要化些斋吃，却不是败兴？”

这话说得，听上去明明是给出了答案，却又真的没有答案。就像递给了孙道士一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发现桃子里还藏着半只虫子一样，让孙道士不知道是吐出来好，还是咽下去合适。

可是现在孙道士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完成任务怎么行呀。于是就接着再咬一口吧：“出家人以乞化为由，却不化斋吃，怎生有钱买？”

充分满足了被人乞求和哀求的虚荣心之后，道士的神经也终于能控制上嘴巴了。嘴巴就开始吐噜吐噜的道出，这里叫做车迟国，崇敬道教是当地的“车迟 **Style**”。“车迟 **Style**”总结起来，就是夸张、浮华、看上去很洋气、很阔气，其实土得掉渣、傻得冒泡。说来奇怪，这两个小道士，对灰头土脸的孙道士，的确是够份儿的，不但一见如故、和

盘托出，还慷慨的允许孙悟空认了和尚奴工的亲并且放走。

更奇怪的是，孙悟空对这两个小道士一点也没有感激之心，他提出要把五百个黑窑工全部带走，也不考虑两个可怜道童压根儿就没这么大权力。更过份的是，还大棍子一挥就把两个小道士给打死了，“打得头破血流身倒地，皮开颈折脑浆倾！”

那两个道士说得也在理嘛：“那些和尚，乃国王御赐，若放一二名，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，然后补个死状，才了得哩。怎么说都放了！此理不通！不通！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，就是朝廷也要怪。他那里长要差官查勘，或时御驾也亲来点札，怎么敢放？”这帮和尚做奴，是车迟国的国策、有皇帝钦点，有法律政策支持，有群众热烈拥护。尤其厉害的是，还有三个总设计师坐镇哩。所以说，你不觉得吗？孙悟空粗暴干涉车迟国的内政，还打死了车迟国两个小公务员。

实际上，从小说中，无论如何描写这两个小道士的热情，里面都渗透这不对劲儿的味道。这里妖道和它们的徒弟们，太喜欢以派别来做阶级划分了，奉行非我族类斩尽杀绝的群体灭绝法西斯精神。恨得有多极端，爱得有多极端，对待敌人有像冬天般的残酷无情，对同志有像夏天般的虚假热情。这不，你看他们上上下下，认定了只要是修道的，就是我一家的，以衣冠取人。

所以，小道士的热情中，有人情，也有血腥味。当然这个国家现状也不是两个小道士造成的，罪不当死呀。是的，这个罪不当死，可是他俩，似乎并非真正的道童，从小说描述，从他俩说的话里面，就能看出端倪。

“只见那城门里，摇摇摆摆，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。但见他：头戴星冠，身披锦绣。头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锦绣彩霞飘。足踏云头履，腰系熟丝绦。面如满月多聪俊，形似瑶天仙客娇。”……“噫，不

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，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？”道士笑曰：“你要见我师父，有何难处！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，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，只听见说个‘道’字，就也接出大门。若是我两个引进你，乃吹灰之力。”血腥气息弥漫之下，小道士的夸耀中，又隐隐的藏着鱼腥气息，鱼腥气血腥气，还混杂着无处不在的土腥气。你看那车迟国的三个大仙如何土腥气了？

他们三个，把持国家政权，整天整夜的向三个泥胎像供奉糕点，整夜的念经，看上去有够精进啊。并且他们还挟持国王利用国家的权力，剿灭佛教，大兴奴工，把三清庙宇建设在车迟国最高的地方，似乎越高越能接近三清似的。这些行为举止，透露出他们不得要领的浮夸性格来。

并且，你看他们修道，修出来的都是什么东东？道士云：“我那师父，呼风唤雨，只在翻掌之间；指水为油，点石成金，却如转身

之易。”众僧道：“他会抟砂炼汞，打坐存神，点水为油，点石成金。”它们三个还会步罡、五雷法、幻化臭虫、隔板知物的透视功能、搬运抵物之术、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、剖腹剜心还再长完、滚油锅里又能洗澡。可是这些吓唬人的本事，更让咱觉得这哥儿仨浮夸，是孙悟空一听就耳朵生茧的破玩意儿。因为这些本事，与长生得道毫无干系。孙悟空小时候就看不上幻术，怎么会有价值呢。还记得第二回中说到，这种修行属于“动”字门之道。祖师道：“此是有为有作：采阴补阳、攀弓踏弩、摩脐过气、用方炮制、烧茅打鼎、进红铅、炼秋石，并服妇乳之类。”悟空道：“似这等也得长生么？”祖师道：“此欲长生，亦如水中捞月。”悟空道：“师父又来了。怎么叫做‘水中捞月’？”祖师道：“月在长空，水中有影，虽然看见，只是无捞摸处，到底只成空耳。”悟空道：“也不学，不学。”

其实，这哥儿仨，跟前面的鼉龙精一样没文化。对于“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、剖腹剜心还再长完、滚油锅里又能洗澡”，它们完全搞错了书中记载的这三种神通功能的本质是什么，于是就在那里乱修一起，似乎还很有成就，实际上是在玩弄自己。绝念、去心、舍身，三种内修的法，愣是给它们玩成了外身的幻术、夸张得不得了，一看就知道它们三个望文生义、断章取义、自作聪明。

你说它们三个，像不像高唱《江南 **Style**》的鸟叔啊？镜头聚焦处，财大气粗的鸟叔在沙滩的躺椅上逍遥，镜头一拉宽，观众看到是儿童玩的沙坑。镜头聚焦出，威武的鸟叔好像在骑马飞奔，镜头一拉，骑的是少儿木马。

于是，它们三个处处都像个修道人，可是又处处不得要领，一看就是个山寨货。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三藏的路上，成了唐御弟的拦路石了？那肯定是三藏自己内心

积累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之前的三藏，在内心的某个角落，跟这三个妖怪差不多一样，表现得积极修行、精进无比，家也出了、头也剃了、天天紧巴巴的念经、紧巴巴的见庙就拜、见塔就扫、还有一身极其漂亮精致的职业装，可是修行总不得要领，不入正门。在我心目中，唐僧才一直是正牌鸟叔、比鸟叔还有鸟叔范儿。您说呢？